

## 东晖常青

■兰善清

又是一年清明节，树粗了，高了，绿了，风景耀眼了！

如诗人鲍勋所颂：你遗囑树葬，你把生命的长度与高度留给了郁郁葱葱的大树，让我们每逢绿树，便情不自禁地迎上前去。是啊，咋会不迎上前去呢？你在风中，在景中，在人们共情中。上前不止匍匐，还有仰视，还有颂祷，还有你“青青子衿、悠悠我心”地那般对待人，人们对你止不住的思念！嘴里，眼里，心里。青山无处不翠微，东晖何时不朝日！

梅洁老师说去山上看你，友人德斌说，不去吧，东晖就在景里，景色无处不在。

白鹿贞松，青牛文梓。根抵盘碗，山崖表里。故而，不必叹树犹如此，人何以堪！毋需歌金谷满园树，河知一县花！造分手而衔涕，感寂寞而伤神，春华更深处，物是人亦然！

三堰报社旧址还掩映在行道树里，那个高高大大的型男你，总还在那绿荫里呼风唤雨。背影，面容！定格往往一个时刻，做人却需时时刻刻。你刚毅，儒雅，豪爽，笑容满面，那是一个与一个部门的一个时期的记忆同题的面容！“领军”这个词好有分量，总是觉得用于你那曾经的一段岁月才好！令人起敬的回忆，不用打捞，俯拾皆是。因为皆是，便深深泛起。因为泛起，便特别在意这青草青青的清明时节，缅怀不期而来。

其实，我没资格用“你”这样抵近的称呼缅怀你，这语气应该是曾与你朝夕同怀、彼此更近的人使用才是。只因为，我曾被你的为人气场打动，深深打动，便不期然引以为近了。那年，梅洁老师的《大江北去》十堰发行仪式以及座谈会上，见到你忙前忙后的身影以及你致辞时沁自心底的敬意和满面春风，我就敬重了你这么一位极富魅力的文化人的贴心人。你把那个场合用节日的隆重和喜庆来营构的，而你居然也

是以过节的仪式感把自己呈现给活动的——笔挺的着装，潇洒的发型，一丝不苟的言行，无可挑剔的气质，把活动做到完美，完美得不能不让人热泪盈眶，梅洁老师就几度热泪盈眶。也就因为这份打动，无论我们是否近距离说过话，我也都在心里对你以“你”近称了！此后，在梅洁文学典藏出版座谈会上、“梅洁文学石”公园落成仪式上、“梅苑”开放典礼上，都有你亲临的身影，都有你发自内心的肺腑的致敬，在场的我自然对你走近，又走近。

君子蔼然，惠风和畅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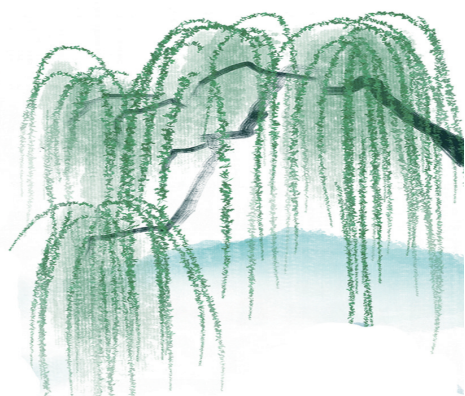
也就在那次梅洁文学典藏出版发行座谈会上，在厚道的你面前，我突然冒昧产生一个想法，想把一个事情拜托，就是我们几位文友为郟阳籍作家杨菁的长篇小说《欲望水城》研读所写的一批赏析文章，想借助《十堰日报》交流给读者，尤其“水城”十堰的读者，读书读文，更愿意共识碰撞。会场上不假思索地给你写了个纸条。也就一秒钟，你回我“可以”！随后不久，日报便一整版地刊发了我们一组文章。感动吧？无比感动！杨菁老师也感动！这是礼遇，呕心沥血的人对礼遇是肝脑涂地的！何止这些？什么叫有口皆碑？

还是诗人鲍勋说你的：解人情，乐于助人，总不忽略一个素昧平生者的正常请求；善经营，聪慧于心，拙朴于形，引领了一支队伍的奋发有为；爱篮球，喜豪饮，朋友们都说你是个好仁者寿，你的永寿毋需时间叙事，天上日月地上树，众口无疆便是年！

故而又诗：

人间本有五更寒，幸有冬晖暖心田。  
满怀抱负出竹山，一纸风行唱十堰。  
远投岂止球场上，豪饮更超谈笑间。  
长叹生命何短短，托于树葬伴永年！

（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）



## 萝卜丝米饭里的母爱

■周鹏

萝卜丝米饭是老家再普通不过的一道美食。每到农家乐，只要热腾腾的萝卜丝米饭端上桌，那熟悉的味道一漫开来，我心里就会被揪紧，已离开20多年的母亲笑容便会在眼前浮现。这碗普通的饭里，藏着母亲最深沉的爱，也藏着我这辈子最暖的思念。

在那个缺粮少食的岁月，家里人多，每一粒米都金贵无比。为了让全家人勉强填饱肚子，母亲总把少量大米，配上满满一大锅萝卜，做成萝卜丝米饭。起初她将萝卜切成粗丝，铺在锅底，上面只薄薄盖一层米，蒸熟拌匀后，不懂事的我们总想着挑拣米饭，少吃萝卜。

母亲看在眼里，疼在心上。为了不让我们挑饭，她费尽心思，将萝卜切碎，切成和米粒一般大小的萝卜丁，与米混在一起蒸。如此一来，谁也无法挑剔了。可我正处在长身体的年纪，母亲不在锅里为我破例，却把所有的偏爱，都藏进了自己的碗中。

每到吃饭时，母亲总是低着头，握着筷子一点点、极耐心地挑拣着。细小的萝卜丁与米饭混在一起，我试过无数次，怎么也无法分开，可母亲却总能做到。她一点点将萝卜丁挑进自己嘴里，把碗底干干净净的白米饭，轻轻、悄悄地扒到我的碗里。她的动作轻柔又小心，生怕惊扰了我，生怕我不肯接受。

我渐渐明白，那是母亲用爱子之心，一点点筛出来、省下来的爱。

那些年，母亲就是这样，把苦与饿都扛在自己身上，把甜与暖都塞到我碗里，一口一口，将我拉扯长大。她从未说过一句爱我，却把所有的爱，都融进了这碗萝卜丝米饭里。

可命运并未善待我的母亲。我工作几年后，日子刚有起色，她还没来得及享一天清福，我还没顾得上好好孝敬她，她就匆匆离开了我，永远地离开了。

从此，世间再无一人，会为我细细挑出萝卜丁，将碗底的米饭悄悄推到我面前；再无一人，宁愿自己挨饿，也要把最好的留给我。

如今，每次闻到萝卜丝米饭的香气，母亲低头挑拣的模样，把米饭扒进我碗里的温柔动作，就清晰地浮现在眼前，仿佛就在昨天，从未远去。那一碗饭，盛着母亲一生的疼爱，也藏着此生最深的思念与遗憾。

妈妈，我真的好想您，多想再吃一次您做的萝卜丝米饭，多想再被您这样疼一次。

（作者单位：十堰市武当文化保护发展公益基金会）

7



清明·长记忆

责任编辑：王勇  
2026年3月30日 星期一  
编辑：李洪领  
版式：熊东燕

## 遥寄一株萱草花

■高英

跟天性乐观的父亲相比，母亲总是显得太过忧虑。只要哪个孩子有些许不顺，或者身体有一点不适，母亲就会忧心忡忡，愁得吃不下饭、睡不着觉。孩子年幼时是这样，后来一个个都已长大成人，母亲依然如此。

为此我们经常责怪她：“有什么大不了的？过段时间自然就好了。再说，这是我们自己的事，该我们自己解决，你操那么多心干嘛？”

每每这时，母亲就会轻轻叹一口气，说：“唉！我晓得你们都长大了，按理说不用我操心了，可我就是忍不住哇，见不得你们有一丁点儿……”

我粗暴地打断母亲的话：“你自己就是从艰难困苦中过来的，你也知道人生不可能样样顺心如意，咋就看不得我们受一点儿挫折呢？安心过你自己的日子，不好吗？”

母亲说：“我不想跟你争辩，等你自己做了母亲，你就理解了。”

“我可不会像你一样，该放手时就放手。”我的语气十分果决。

“你就嘴硬吧，你。”母亲微笑道。

弟弟买车后，但凡开车出远门，母亲就会食不甘味、睡不安寝。到了预计回家的时间，不看到弟弟平安归来，她就坐在沙发上等，有时一直等到半夜。一听见楼下有停车的声音，她就跑到阳台上观望，看是不是儿子回来了。

起初弟弟不知道，后来听父亲讲了，十分心疼，就劝母亲别等了，可母亲还是会等。知道劝再多也没用，我们也只能作罢，但还是忍不住腹诽母亲杞人忧天。

后来，我结婚了，有了孩子。做了母亲的

才开始慢慢理解母亲，也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，有父母牵挂和惦念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！而一想起高二那年母亲因我所承受的煎熬，我就觉得愧对母亲。

高二，正是备战高考的关键期，我却生病了，而且持续一年之久。这可把母亲急坏了、愁死了！母亲总是想方设法给我做一些可口的饭菜，每顿都要劝我多吃一点儿，再多吃一点儿。面对母亲那热切期待的眼神，我不能不“努力加餐饭”。但更多的时候，因为生病耽误了不少功课，我心情格外不好，听着母亲的“唠叨”，我就会忍不住发脾气。每当这时，母亲就轻轻叹一口气，不再说话，或者干脆走出门去。我那时并不觉得自己做得有多过分，反而感到满腹的委屈，从未考虑过母亲的感受。

多年以后，我读作家史铁生写的《我与地坛》：“那时他的儿子还太年轻，还来不及为母亲想，他被命运击昏了头，一心以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个，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。”这段话瞬间击中了我心底里最不能触碰的地方，它让我想起当年，想起自己的不懂事，我控制不住感情的闸门，泪流满面。

有一种植物叫萱草花，又名忘忧草，因容颜出众且食之忘忧，在中国文化的意象里，它就成为母亲的象征，所以萱草花又叫母亲花。

如今，母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，真希望天堂里也有邮差，好让我借文字遥寄一株萱草花给母亲，愿生前为儿女殚精竭虑、忧心忡忡的母亲在天堂里快乐无忧！

（作者地址：房县城关镇南街号）

